

金文通公集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六目錄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前已未進士婺源縣

知縣六平金公墓誌銘

贈光祿寺卿湘隣金君墓誌銘

太學生洞庭翁君約之墓誌銘

奉直大夫前吳江邑侯奠萬劉公墓誌銘

誥封恭人吳母孟夫人墓誌銘

黃母朱宜人墓誌銘

勅封孺人侯氏墓誌銘

烈婦陳氏墓誌銘

吳江沈烈女墓誌銘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六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贈刑科左給事中加一級前已未進士婺源縣
知縣六平金公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譜系所載自故元以來世代可稽相傳
金氏系出東漢宗室輝之受封烏傷至錢武肅鏐王
吳越劉氏避諱嫌去卯刀爲金氏其與義烏得姓之

始大抵相符。此宗系之所繇合也。前丁未榜諱世俊。與余兄浮弋同籍。至己未六平兄。又與余同籍。蓋宗派同而氣誼又先後脗合焉。今年夏六平兄之子漢鼎。以其先人之狀來乞余銘。又自言生幼而孤。不得具悉先人之實。惟吾叔核採而詳誌之。余何敢辭。謹按狀。兄諱德義。字行之。別號六平。世居東浙之義烏。九世祖涓。居繡湖之濱。與景濂宋公子克王公同出。文獻黃公之門。後兩公相繼登仕。而公獨隱居。有高名。詳載郡邑志中。所傳有青村遺稿。其略也。曾祖諱

貢。早世。祖諱李。方在襁抱。曾祖母季氏。飲冰茹蘗。以成立。徙居浦陽。東界之赤許。謹課耕讀。用以起家。考諱文泰。持躬端方。課子尤嚴切。自宵達旦。呬唔罔敢。或輟得丈夫子四人。六平公其仲也。丰姿玉立。靜穆敦重。終日不妄言笑。學詩於慈水沈先生。光岳通四。始與義閔。覽默識沈先生。早異之。曰。子必爲國華矣。慎自愛。年十四。卽失恃。斃骨立。哀毀若成人。廬墓者二年。服食資於丘嫂董氏。公侍之甚謹。居小齋。顏曰靜澹。窮年誦讀。靡間寒暑。初補博士弟子員。時

晉江子環張公以名魁領邑每顧公而稱曰子匪獨
以才勝也識度亦過人遠矣後登癸卯賢書出別駕
陳公儒之門及進謁陳見公之儀容甚整議論辭采
粲粲動人謂所舉未能盡公自失者久之已而五上
公車皆報罷人謂公且倦遊而公益自勵杜門却掃
惟日取陳編博搜精採經年累月未嘗入郡邑之庭
偶士大夫有旅會公獨恂恂退處如不勝然出則蕭
然襍被約素自持故間里咸稱公長者於時公所遊
好皆海內人望若蘭嶠朱公石簣陶公孟旋方公于

卿徐公皆以學行相推而方公嘗語人曰李燾之進學可畏張洽之勇不可奪若六平殆兼之矣己未會榜出續溪李公某之門其牘言簡理明識學兼至李公深許之而策詞有侵及內庭者時上方深居朝多內忌李公稍後公卷曰吾相與有成也試大廷除格當爲令于是令婺源縣縣治在萬山中俗好勝風多不馴公慨然曰此晦翁先生舊里遺風獨不可振乎爲之疎其節目敷教以寬每訊牘盈庭一以誠信剖之小大之獄必得其情表裏殫盡處暮年未嘗一言

欺其民。民亦不忍以欺。相與併蒲鞭不示矣。若夫詰盜必斷株引。勿以波良者。惠奸也。至於治賦。必先期示約。或至再三。不加怒謫。曰吾故拙於催科也。凡邑有興革。審其足以濟物者。行之必力。不以輿言爲勸阻。曰吾第求其便民而已。捐俸首新學舍。進諸士講肄。恂恂然澤於大雅。茸朱子綱目語類名臣言行錄等書。鐫之而不著名於簡。曰吾取其足以教士焉。用標榜也。又清文公祠田若干畝。俾朱氏世守之。勿墜光賢之緒。又念文廟山僻。樂舞久廢。廼考定古制。譜

聲按節始爲六佾升歌環橋門而觀聽者有淵然三代之思焉先是邑山龍窠蜿蜒勾已於龍船槽領間土人多業爲堊旦旦鑿之地脉幾斷諸邑老多播弄投林公廼捐金易窰址且禁勿再鑿犯者以盜官物論自後邑之東山諸老或位冢宰或晉大司農或起憲垣奮興岩谷震赫班聯咸歸功於公云邑舊多虎暴行道相戒非十百不敢行公具牲醴爲文檄諸山神俄而虎不入境驚傳爲異曰是長者之驗也比於漢之劉氏云公每觀時政操切心非之曰不聞治大

國若烹小鮮乎。何急張爲也。一意恟幅。所至期於貧弱有利。不肯脂韋詭隨。以筐篚相先。適邑豪某。夙爲大盜。逋逃主。懼公發之。然吏於郡。與守相暱。莫可誰何。公廉得其狀。白於憲。竟寘之法。於是守卿公甚爲蜚語。中公竟改公教職。解綬去。民遮道泣者數萬人。閱十八載。歲戊寅。婺之父老子弟。思慕公不替。請於督學御史。祀公名宦。亦以見直道之久而愈昭也。公自壬戌還里。偃息故廬。食其遺畝。不攜婺源一物。而充然自足。日徜徉於越溪山水間。未嘗有不豫之色。

益幾乎古之有道者。俄於癸亥春。患手瘍而卒。僅年四十有五。卒之夕。歎曰。吾濫科第。誼不敢負國。爲吏不敢負士民。今無所恨。惟念先人鞠我誨我。不獲被馳綸之典。所介介惟是耳。所著有靜澹齋稿。挹蘭吟。理葵約言。樂舞事略。諸書藏於家。嗚呼。負大才如公。學識如公。篤實敦行如公。而僅小試一邑。卒以鋤奸投鼠解印綬去。顧投閒未幾。又不獲享有遐齡。中道其捐。天乎。天乎。其何可問耶。使於其時。得當而或爲諫官。或躋卿寺。其所建豎。必有炳炳烺烺。卓然可

觀者卽不然。或稍假以年。而老成具在。典型勿墜。學古譚道。繼往開來。是亦君子之澤未斬。其所以維風易俗。補裨世道。人心良非淺鮮也。夫何旣厄其用。又嗇其年。與流俗之碌碌者。同其湮滅。無聞不能。令人低徊善類。而仰吁青天也。然天亦未始不可問。公嗣漢鼎。距公歿之年。甫十歲。瑯琊孤。乃克自振。拔力學能文。譽騰鄉邑。成巳丑進士。令涇陽。凡五載。其所以愛民勤政。疏滯起敝者。一如公之治婺。遂以奏最聞叨。

賜金賜衣之上賞旋蒙

世祖先皇帝臨軒親試擢置諫垣蹇蹇諤諤聲震巒坡

天子嘉焉爰晉清卿將來宣猷効力所以報

主顯親者政未可量則天之所以酬公方奢而誰謂天
終不可問也公雖不得爲大官不獲享大年而有嗣
若此以彰無窮之令聞是亦足以傳也已爲之銘曰
嗟我六平履行不貳稽古力學士類標幟令于婺邑
仁明以治山俗剛猛進以禮義朱子遺風振揚暨被
卒以直去邑民揮淚公懷坦坦林泉高寄天不永年

倏焉垂翅。惟是婺人。積久愈思。崇公俎豆。以享以饋。
皇天不遺。有子克類。科名繼武。涇陽是溢。誠信而寬。
不遺父志。

帝用寵嘉。厚賜章異。

親擢諫垣。侃侃

廷議。時望所屬。豈惟卿寺。善罔不昌。德積而熾。六平之
澤。匪報焉遲。薄始厚終。天心可質。

贈光祿寺卿湘隣金君墓誌銘

余家世松陵之曹溪。去浙婺義烏金氏。僅隔錢塘帶水。雖譜牒難稽。不敢妄附宗支。然與余家鄉會同籍者。後先三世。其氣誼聯絡。不減本支一派也。順治己丑。南宮義烏得二人。號稱金氏二難。一爲余已未同榜諱德。意之子漢鼎。一爲余兄浮弋丁未同榜諱世俊。之的然溪薈湘隣君是也。君以甲第居前。

恩拔粵西。少恭守九江道。前此未有之曠典。時朝議以百粵介在天家。尚稽奉齋非。王師赫臨。則抗不

下。非新。劓。海。心。奮。發。有。爲。入。坎。窞。而。不。驚。者。爲。之。監。司。以。彈。壓。之。則。無。以。消。鷹。眼。撫。哀。鴻。而。讐。新。附。之。版。圖。故。君。得。預。其。選。焉。受。

命之日。卽慷慨叱馭。有誓不顧身家之義。稅節衡陽者。再歲末。由涖境。歲辛卯。粵西始闢。遂披荆棘。蒙瘴霧。抵柳州視事。爾時化離未集。瘡痍未起。城郭之內。一望蔓草荒烟。君爲之董戒師旅。勿令擾民居。妨民業。凡所爲。招携懷貳。扶傷拯瘠。以綏定而輯寧之者。靡弗殫厥心力。政事之暇。仍揖諸生而進。以爲文之道。

與夫立身行已親上死長之大節方浹歲新造之柳
蒸蒸有起色矣。何賊矚藩師鎮省所在分旅設防。
兵力稍單。輒乘虛傾巢來犯。壬辰七月四日。桂城陡
陷。孔藩殉焉。于是全省震動。柳故當首衝。孤城不支。
君抗節被執。羈之桂林者數月。賊偵守甚嚴。求死不
得。偶一日伺懈。夜竊防者所佩刀。手格殺數人。星馳
翳榛叢莽中。冀間道迎。王師爲追者所及。卒遇害。
時壬辰十一月二十三日也。先是潛遣僕馳書報其
父曰。兒生不辰。遠隸粵西。枕戈入境。徭苗雜處。蒿草

盈邊設餉既艱。招徠不易。詎意坐席未煖。七月四日。賊陷桂城。是月八日。柳遂受兵。兒不屈被執。逼勒萬狀。今聞王師南下。或陡見天日。孤臣不能終疆場之役。意欲納

救前行。死生不復顧也。但念父母生兒撫育。教誨匪朝伊夕。致父老不及養。母殞不及葬。子幼不及教。不能不耿耿于懷耳。已矣。兒不能烈烈以明節。何敢冥冥以偷生。父無望兒矣。有弟萼在。或可相娛。以奉餘年。兒歸養無期。白雲永斷。自當從三閭于湘水。附子厚。

于柳城已矣。兒何忍言。又有詩云。稽首羅池瞻子厚。遊魂願從九疑看。讀其書若詩之詞。則其秉節無二。誓死靡他。固已如泰山之不可移。而黃河東注之不可挽矣。是歲粵西陳撫軍上其事。

天子深用憫悼。特賜祭葬。如禮。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乙未夏六月。君長子廕生以琳。徒跣來京。持狀乞余銘。余方病甚。委頓床褥間。僅能屬息。其何以應生之請。而余竊念君家後先同籍之世好。又念君捐生殉節。有古忠臣烈士之風。每讀史遇

其。事。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尚。爲。之。咨。嗟。慨。慕。執。卷。流。連。不。能。已。已。詎。當。吾。世。而。得。之。耳。聞。目。見。者。能。不。奮。筆。以。從。而。爲。之。誌。其。事。以。表。來。茲。也。謹。力。疾。按。狀。君。諱。漢。蕙。字。公。樹。號。湘。隣。其。先。世。系。出。炎。漢。劉。氏。漢。光。武。封。皇。孫。于。烏。傷。國。除。遂。家。焉。後。避。南。越。王。錢。鏐。諱。去。卵。刀。爲。金。始。以。金。姓。著。世。有。達。人。宋。仁。山。氏。履。祥。元。青。村。氏。涓。皆。懷。道。不。仕。號。稱。碩。儒。越。八。傳。而。爲。君。曾。大。父。公。諱。守。大。父。公。諱。文。亮。以。君。伯。父。少。司。空。稠。原。公。世。俊。貴。皆。贈。如。其。官。君。父。公。

詩世儼才高學劬有聲庠序間以數奇抑志小就為
涇州別駕丈夫子三長漢蘭補博士弟子蚤卒次卽
君君生而穎異垂髫食餼每試輒冠軍又次粵亦以
髫年領袖童子試君登己卯賢書庚辰殿羽歸力學
益奮至邑里有不平事能以片言排解為鄉人重已
丑成進士授二甲叅藩粵西經營草昧所為極難未
竟厥施遽罹賊害嗚呼有生者世之所共貴守死者
人之所甚難君獨能輕其所貴等性命于鴻毛易其
所難甘一死如茹齋禮曰臨難無苟免君其有焉視

彼全軀保妻子之流。居平則溫飽。是圖有事則抱頭。鼠竄之不遑。全未聞有死守封疆之誼者。其相去何啻霄壤哉。君生于萬曆丁未年九月二十五日。卒于順治壬辰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六。配陳氏。遼陽縣尹大孚陳公女。封恭人。子三。長以琳。廩生。娶誥封翰林院簡討丹臺虞公次孫。廩生。帶如公女。次以璨。聘東陽廩生宗玉郭公女。三以璠。聘浦江進士按察司廉使二陽張公次孫。貢生昭服公女。女三。長適東陽庠生吳堡。次適浦江癸丑進士大方伯致

虛樓公長孫洵培三未字孫二長永。威次永登孫女
一俱以琳出爲之銘曰。

日皎兮丹心。霜凝兮苦節。辭親兮腸萬迴。報

主兮骨可屑。金石消沉兮忠魂不滅。陵谷變遷兮芳名
不絕。

太學生洞庭翁君約之墓誌銘

余居松陵曹溪里。與洞庭相望。阻具區水。僅四十里。而遙聞東山有約之翁君者。爲人慷慨嗜義。敦尚氣節。鄉里德之。吳郡咸慕重焉。顧余宦跡萍飄。居家日少。未獲與之遊。然竊嚮往其爲人。以孝友立基。以賢豪自勵。非流俗之泛泛悠悠。徒徼虛聲者比。今歲壬寅九月。其長子中翰天游。具行述來請余銘其墓。曰。今某月某日。將葬吾父於東麓之新阡。敢藉公言垂不朽。余心儀君者久矣。其何庸辭。謹按狀。翁君諱彥。

博字約之。別號青崖。其先爲河南人。曾大父參號春山。負奇氣。明嘉靖時。以布衣却倭有功。詔旌其廬。賜優復。大父諱邊。號少山。善居積。以貲雄江淮齊楚間。父諱啓陽。號見滄。母吳氏。見滄公博學宏儒。承少山之業。能擇人任事。家滋饒。有子四。君其季也。君生而高穎豐儀。倣儻不羣。初就外傳課。一日恒兼程。纔十餘。便通曉大義。見滄公喜不勝。未幾見滄公捐館。哀戚如禮。年十三入太學。補國子生。大司成張公侗初深器重之。旣長。行益修。學業益進。嘗從華亭董文敏

公其昌長洲吳太僕公默。文文肅公震孟諸君子遊稱忘年交。於是君聞見日廣。漸磨日深。重言諾。慎行止。有挺然振拔之概。嘗語人曰。余性不耐馬頭塵。但作一太平山中讀書處。士可矣。君因早失怙。傷母孤幃。晨夕不離左右。凡寢餐憂喜。一惟母是視。所以竭孝養者。纖悉畢周。兄光祿君伯寰。嘗遇外侮。輒揮金助之。無少靳。曰。人生惟兄弟耳。遑恤其他。伯寰歿。爲之撫諸藐孤。延師教育。經理嫁配。一如已出。旣各克有成。盡以兄所授簿冊歸之。井井秩秩。無毫髮溷。迨

母吳太君病。君食不甘味。寢不解帶。晝夜侍藥。餌不
倦。及病漸衰。毀逾節。有言於君。以橐多遺蓄。宜稍損
哀。以理之。君拂然曰。吾知痛母而已。寧顧是耶。歲庚
辰。大稔粟。涌貴。山民乏食。所在饑窘。君創議救荒。數
策。因告糴。淮楚徧贈。山中且減價。以惠通邑。質錢者
咸減其息。更興起傭作。全活貧窮無筭。老弱之不能
傭者。設釜糜以餉之。明季徭役日重。爭多方避役。有
黠者。陰卸君。君代肩之。不明其詐也。乙酉。

王清下江南。土寇多竄伏。湖中弗靖。兩山之惡少。依草

附木遙爲聲應。君首倡保甲法。出錢穀糾集鄉勇。請於郡給捍禦具。盜卒散去。獲安堵如故。先是君之仲兄巨寰於明末忤梟黨。會乘亂。梟逃自獄。思得仲而甘心焉。人情洶洶。君裂背奮臂。義不避禍。爲之立割。萬緡用紆家難。翁氏世業清源。其戚屬以貲附清源。生息者不啻億計。一旦罹兵燹。君之子母錢一空。而寄頓營息者。併失其籍。公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嚙按其數償之。無稍漏。由是君家自少山公以來三世。累積以賦役減什之二。以捍患禦災減什之三。以清

源之多故減什之四五。不啻居積幾盡。而君顧處之泰然。嘗曰。吾家以富賈擅奇贏。子孫嚮學者少。不知立身先乎行。誼潤澤繫乎詩書。獨生計爲要務哉。故君丈夫子十人。皆篤學能文。長子天游。卓然早秀。克自奮發。以承君志。初君存日。自擇山水佳處。卜築幽宅。得玉塢之陽。時遊息其間。因顧而樂之。且曰。吾歿後歸此。庶幾如生平時乎。嗚呼。余觀君之生平。真可謂體用兼備。希踪於聖賢之域。而黽勉爲豪傑之士者歟。以言乎其事母也。則能孝。生竭力以養。死毀節。

以哀居喪之道是先篋金之遺勿問稱之曰孝子無
忝也。以言乎其事兄也則能悌撫兄子如已子。遇兄
難若已難。但知人生惟有兄弟。遑恤身外更有長物。
稱之曰悌弟。無忝也。以言乎其志潔而行芳也則視
華靡之榮爲不足慕。而願作山中高士。耽泉石之勝。
爲安樂窩。而身後魂魄欲依。卽太史公所稱巖穴處
士之奇行。殘以加也。以言乎其識能應變。而才堪禦
侮也。則鼎沸雲擾之際。有排難解紛之功。智困勇詘
之場。有指揮如意之效。卽古虞卿魯仲連之流。亞亦

不是過也。以言乎其念切救世而惠足及人也。則經營荒政。能使貧民無歲而有歲。代肩重役。能保大戶無家而有家。此又其恩德之遍洽鄉里而不啻家戶戶。祝以佩之者矣。使彼蒼再假君以年。乘時利見大。展猷爲其所建。豈當必有杰然可觀者。又豈止名高鄉黨。嘖嘖爲與人所誦已哉。謂之體用兼備。洵非諛詞已。然則天之所以厚植於君者。皆於其後之人也。如中翰之篤學嗜古。且具經世才。將來出入承明事。業止未可量。而諸子森森玉立。日漸崢嶸。君之所以

遺其後者誠有勝於居積萬倍也已。君生於萬曆壬寅九月八日。卒於順治丙申十二月九日。享年五十有五。配周氏。側室生子十人。長天游。名燥。庠序間。次天潮。天澍。天溥。天浩。天波。天淳。天瀚。天濬。天泓。女六人。所嫁皆名閥。孫男五。孫女五。墓在金庭玉塢之陽。以壬寅十月塋。爰系之銘曰。

傳稱多財善賈。而君顧以所積賑窶。俾萬家賴其資。釜知人善任。付之計簿。以無忝遺於其祖。明季役繁。追呼比戶。咸卸君以脫所苦。君毅然肩之。厥惠甚溥。

盜興於湖。弗能安堵。君請於官。備戒弓弩。事事有備。
寇銷湖浦。別業逶迤。蓄藏諸古。咸知君之文。而不知
其武。弱歲揮金。護兄於侮。兄歿保孤。克稱善撫。終君
之心。煢煢失怙。曰庶其勉旃。以無忝我父。種德無疆。
今宜篤斯祐。子孫繩繩。今黼黻圭組。千秋萬載。名不
磨蔚。彼崇岡東山塢。

奉直大夫前吳江邑侯莫萬劉公墓誌銘

三韓劉公奠萬。于康熙三年四月內。來令松陵。歷任
四載。政績丕著。最奏

上聞。擢公秦郵州守。吾邑中縉紳大夫士。以暨鄉閭小
民。途呼巷語。以爲吳江一日不可無公。何高郵之幸。
而吳江之不幸也。相與泫然泣下。未幾。以考成一毫
未完之分數。停公。公得稍留。復傳相慶告。蓋通邑之
民。幾得公一日在邑。爲一日之喜。而公亦必以一日
在邑。盡一日之事。旋報完。開復奉

命候補懋止吳門。忽爾遘疾。竟于康熙七年十月二十

日

嗚呼痛哉。今公長君。以中翰在都。聞訃

將抵大

公之懿略。屬其弟淑寰來請。余銘其墓

中之石

狀。喪歸塋。嗟乎。公之懿實。卽公之治邑。是

已千秋

松邑與人口碑。崇祀名宦。俎豆實

有彰彰不一

者。且余爲邑之人。職官舊史。所敬慕

公尹

公銘謹按狀。公諱定國。字奠萬。遼

東瀋

爲瀋陽名族。公父諱弘遇。字勉之。

祖武皇帝開國以文學授校書中秘歷事

太宗文皇帝積有勳伐至

世祖章皇帝朝南北一統文教四訖遂兩奉

璽書巡撫江南山西所至勞來安集有惠政進秩兵部
右侍郎佐理樞務時被

寵遇傳爲盛事大抵司馬公服官之日秉持清節不以
私累公嘗曰爲兒孫厚積者適資兒孫費但贍粥差
勝耳以清白貽謀其家教可知已公承司馬公庭訓
早歲素履端謹卽以服官勵節忠君報國爲志故歷

練精敏。明達機務。居父喪。哀毀骨立。如不欲生。時公
母徐淑人。已先逝。繼母唐淑人。老病經年。常在牀褥。
公奉持維謹。周旋湯藥。衣不解帶。及唐以壽終。公哀
念之誠。久而勿替。厚具喪葬。易戚兼至。如前時。是以
鄉閭咸稱公孝。發于天性。此公事親之大端也。公季
弟諱安國。今任完邑令。平時昆季之間。少以恭事。長
以愛接。友讓摯誼。藹然盈于門內。逮析爨之日。涕泣
不勝。自是分財不較。時人比之薛包之義讓。故司馬
公嘗語公曰。吾薄俸汝知之。然弟汝弟也。同異惟汝。

裒益亦惟汝。竟以產業委公。不加分析。已早知公能
撫其弟。而公果不肯。不泯卒如父志。此公友于之大
誼也。公居恒獨處。立身以端。持身以靜。泊乎無爲。淡
然自足。食麤衣敝。不近聲色。其勤儉以治身者。有如
此。公智識明捷。其與人也。能見其情。其歷事也。必裁
以義。課子詩書。終日不輟口。一以忠信孝弟爲趨庭
垂訓之端。以辨情晰理爲他日服官立政之要。其平
居教子者。有如此。今

天子御極之二年。公以父廕授吳江縣尹。命下之日。人

爲公難之曰。地處衝疲。民煩賦重。其何以治。公曰。我
旣爲邑父母。惟體父母之名。以治家之法。治之。夫獄
訟者。體國之大要也。獄訟繁興。爭端不息。其民必生
業不理。生業旣荒。正賦何出。苟獄訟減省。鄉無叫譁。
民安生理。正賦何患不給乎。先是公未至之日。餉檄
星馳。官以考成負累。比比而是。以致上下情疎。不遑
恤其民。民又因新舊併徵。致不能恤其命。松陵賦數
十萬。益爲加劇。公下車伊始。釐剔弊端。卽蠲除一切
雜耗。俾民免私費。而毫釐皆入正供。莅事一年。夏稅

秋糧如期早課。兼清前逋三萬餘兩。而賦額清矣。公
練達事理。善揣人意。松民許訟者。卽以數言折之。唯
唯而退。于是人服其明。嘗勸止其民曰。事入公門。無
鉅細。動經時日。汝民不無廢業。且互相構結。怨氣日
深。由邑不已。必及府道。府道不已。上及督撫。連年不
解。必捐產營債。徒爲訟師黠胥利耳。故吾民苟非積
仇大恨。可已則已。否則從公議。否則赴吾。吾不過爲
汝平之。毋致牽連不解。是以莅事之日。案無積牘。詞
不盈架。而訟爭息矣。先是獄中繫縲。嘗百餘。公莅邑

二載獄爲頓空。僅止一兩人耳。獄吏告以獄空無人。畏不敢守。請以舖罪益之。公曰。舖罪輕。獄罪重。奈何。以輕作重乎。叱之退。斷不以彼易此也。後兩罪減戍。園扉之地。鞠爲茂草。關鑰不下。耆老以爲有生來。目中所未覩。而圖園空矣。吳江當太湖下流。乃古三江入海之地。自徐武功濬治以後。污萊壅塞。歲乙巳秋。湖水騰波。頃刻間。民居盡淪于水。瀾望皆湖。公登城。歎曰。吾民其苦矣。爰採故老之言。以鼓樓砥邑治前。素爲捍水。久圯不治。公卽捐俸成之。不浹月而巍與。

一新。又博攷水利之說。長橋爲三江咽喉。歷年橋既傾圯。水竇全淤。廼議修復。吏引故事。請議城中坊保出貲。曰。此往例也。久之未報。公曰。爲居民平水道。爲行旅便車馬。吾何惜。傾囊倒篋乎。卽捐俸貲立成之。于是塘工繼起。南北坦途。往來無褰裳之患。且重治學宮。再起申明旌善兩亭。補葺城垣。再議起構縣堂。擇日鳩工。而秦郵之遷已至。遂不復舉。諸若此類。不費民間一錢。不支官庫一金。衆不役而事速就。而廢墜畢理矣。邑當南北孔道。往年閩粵未靖。征調不息。

所至騷擾。民人避兵如避亂。官吏畏兵如畏敵。悉索
敵賦。靡有息肩。公才猷素著。加以苦心調劑。俾往來
者帖然相安。自是邑無避兵之苦。其所資米豆薪芻
牛酒。悉發橐金置辦。與市價等。而供億無煩矣。大抵
公秉性峻直。見人有一善。務獎之。使其成。有一不善。
務抑之。使勿之。遂不求名。不市惠。人有告以貧苦。卽
捐囊與之。不少吝。聞有便宜民。卽竭力圖之。不以
難成自阻。初試劇邑。能耐事治煩。催科非子夜不輟。
蓋殫精嘔血。于爲令之道。亦幾歷星霜。幾費寢食矣。

然官有餘閒。民有餘力。獄無罪犯。課無縮額。方隅六
百里。家有衽席之安。則皆公之賜也。信乎視國如家。
視民如身。所稱真父母者。惟公足。以當之。惜彼蒼不
稍假以年。俾略展其濟時之偉抱。而竟以是終焉。嗚
呼。當公身歿之日。吾邑之人。無賢愚。無少長。無不爲
之稱。公往事。涕洟失聲者。異日俎豆江城。千秋不墜。
又豈僅桐鄉禱祀之靈峴首。墮淚之思已也。爲之銘
曰。

維古松陵太湖之濱。渚田萊汗。半長蒿蕪。賦繁役重。

十室九貧。道值子午。供億艱辛。歷數長吏。被劾以去。
地方累官。不遑寧處。劉公爲宰。廉清仁恕。息訟止爭。
正供廼裕。百廢具興。勿支官錢。捐橐葺墜。惟民是便。
橋梁雉閣。縣治巍然。垂虹攸濬。水利千年。思公之德。
震澤汪汪。紀公之績。穹窿並昂。胡天不弔。空餘甘棠。
萬民有口。公也不亡。

誥封恭人吳母孟夫人墓誌銘

三韓侍御吳公

生際

太祖高皇帝開基之會。夙負偉略。矢志匡時。誠五百年間出之名世也。從

龍入都。知國家武功丕殫。惟根本之圖。莫先于安民飭吏。遂棄章京職。就文階。考授豐潤邑令。招徠安集。務穡勸農。凡四載。政通人和。受知于

世祖章皇帝。晉擢侍御史。歲癸巳。適余從中樞。謬承人乏。濫竽憲總。兢兢以力持風紀。澄清吏治爲期。而公秉

持清節。整綱飭紀。亦以安天下。致太平爲已任。與余志合道同。若夙契然。及余歸田。公之子來令晉陵。清敏勤慎。邑政大理。考成報最。晉擢清華。余旣與侍御公周旋臺署。復從公之子叨庇棠陰。誼薄雲霄。非特一日相知之雅也。今錫山公以其母太恭人狀來屬。余銘其墓中之石。余何敢以不文辭。謹按狀。恭人姓孟氏。父德春。公爲遼東清河衛世襲指揮使。母姓劉氏。封淑人。皆遼東右族。恭人生稟淑質。幼多警悟。年十九來歸侍御公。雍肅有儀。祇事翁。贈中憲大夫。越

川公。姑王太恭人。雞鳴夙戒。不懈于禮。侍翁姑左右。必審伺飲食寒暑。珍羞漿醴。與夫紈紵縫製。靡弗當意。且身自緯蕭緝績。不恤勤瘁。故敬供所嗜。無匱乏。恭人長于武功世族之家。而夙嫻禮訓。蓋其天性使然也。於是越川公暨王恭人。愛恭人甚。以爲婦有德。能襄內事。備古淑媛之風。而才識尤敏給。偶試以外事。則言必中機。輒有成驗。于是凡疑事必諮于恭人。益加敬焉。曰。他日相夫。致其敏慎。足遠患害。而流聲名。吾無慮矣。侍御公奮志乘時。大略弘遠。遭逢盛際。

豫識天下大勢。當奮自遼左。必有英特奇謀之士。雄武命世之材。雲蒸霞蔚。羣萃茲土者。乃廣爲延攬。深相結納。一切家產。有無悉置不問。以委于恭人。恭人黽勉求之。躬率婦婢。早夜勤作。家用以裕。客至。則盤餐時具。絳綳贈遺。皆出自紡績之餘。而絕無倦心。于是四方賓客。饗附景從。咸人人得其歡心。而侍御公之名愈彰。因以保聚鄉井。室廬無恙。致三黨咸得所依。皆以推侍御之略。及恭人之助云。然僅知恭人之助其家。而未知恭人且助公。以祗勤國是也。歲乙酉。

侍御公就豐潤令。恭人則贊以撫恤困窮。招集流散。乘時墾殖。有能吏聲。及公擢御史。則贊以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故侍御侃侃朝列。力以公廉砥礪時俗。一時有真御史之稱。而吏治一清。大抵士君子能達國體。識時務。兀然欲有所爲。而屑屑于家人生計之謀。則什且減其二。三若侍御公之志氣卓犖。遠謀廣慮。曾無幾微芥蒂于其間。而以精白一心。大起其功名。謂非中助之力不可也。及南服未靖。海氛猖獗。

天子加意遠疆。以爲非素有幹力。不畏強禦。如侍御公。

不可。于是

特簡叅憲漳南。先是

王師旅集沿海居民始苦于賊繼苦于兵往往嘯聚山谷逆我顏行。勦撫罔效。恭人贊于公曰。由來兵之所處。荆棘生焉。皆官不養兵。故兵出而擾民。民益窮而爲盜。清盜之源。必先自養兵。始于是軍糈廩給。公應之于外。而軍中一切袍服衣帽牛酒犒勞諸事。恭人悉任之于內。率家之僮婢晝夜督理。日給數千。常致有餘。無或不繼。由是軍無缺需。民以安定。而兵民交

戰矣。恭人又贊于公曰：誰謂漳南之多盜耶？皆吾民也。棄之則爲盜，撫之則爲民。奚忍久遏其來歸之路，盡斃之鋒鏑下乎？公于是亟下招降之令，所在如歸市。未幾而漳海悉平。時各營俘獲老弱婦女，不可勝計。恭人又贊于公曰：

王師所至，當令仁聲先路。况此屬無辜，何可聽其瑣尾，化離而不俾以生全。歸其家室，公乃得請。

王命俾營間各出所掠之俘，構空廬以居之，給薪米以活之。大諭民間所失親屬，皆來識認完聚。此公之保。

全漳南數萬家之父子夫妻者仁慈最厚陰德最大而亦皆恭人贊助之所致也未幾侍御公又備兵懷隆恭人隨焉一載轉楚督儲值李孽作亂奉

旨三省會勦數十萬軍需無間遠邇皆係公辦給時山谿梗阻而轉運芻糧刻不容稽于是恭人親督家人兩晝夜中立成布囊萬餘賫送軍前士氣加奮顧曾不辭拮据以爲內助之道當如是也朕則恭人能識先務審大體不以一家之豐嗇爲謀不以一人之勞逸爲計如狀所云勤國事以爲家事由婦道而成臣

道古今來女內史則中所艷稱賢能並著可傳可誦者洵未有若恭人也。已若夫家庭之暇訓子錫山令君言有可法行有可師兢兢于忠孝大節俾毋貽祖考羞迨至服官尤以慎名節勤官守爲誨今日令君之清比惠泉聲高錫嶺循卓冠天下大約皆本之慈訓至于撫三孤姪曰應昌曰興宗曰興祖幼則教以讀書長則爲之婚娶與宗官至嚴州郡守其子秉仁復爲誨讀婚娶如其父以逮宗族之嫁娶喪葬及于親知故戚無不量其多寡以爲助隣里之孤貧者咸

周恤罔缺焉。其義問洋溢遠邇。誠有丈夫子所未能致者。已乃若身貴而不遺情于荆布。年高而不稍倦于勤勞。此又恭人之懿行徽德。未可以盡爲繪述者也。嗟夫。國之將興。必有才人以開其先。如周之文王。不特才如十亂。若麟趾兔置之見于男子也。自采蘋采繁。喬木汝墳。草蟲行露。大率家室之篇。居多。故能卒成王業。端本化原。若侍御公之忠勤憂國。慷慨任事。余嘗避之。今讀恭人之狀。信乎國非賢才不足以成治家。非內助不足以成化。已爲之銘曰。

蔚蔚遼土。興

王之都。國士雲從。女德亦殊。卓哉孟母。克贊其夫。臣忠
蹇蹇。婦順瞿瞿。同憂國恤。罔顧勞劬。有子惟賢。載纘
前謨。孝孫繩繩。用昌于吳。世篤忠貞。惟母之愉。

黃母朱宜人墓誌銘

順治八年辛卯春刑部員外郎黃君自起奉

詔使浙東事竣還以便道省二親承歡未幾遂丁母宜人艱哀痛躃踊終七之喪念

君命在身不敢以讀禮故委諸草莽仍竭蹶趨

朝告成事而後居憂因具述宜人狀告金子求爲之誌其墓而系以銘以宜人王母余族姑也凡宜人之可誌者皆余所悉也余其何能辭焉宜人爲單封刑部員外郎介石黃公元配姓朱氏世居茗溪稱望族曾

王父萬曆庚辰進士刑部郎中雲峰公。父文學右雲公。王母金氏。母沈氏。皆出名閥。介石公母亦係沈氏。嘗往還母家。見宜人賦性溫醇。慎容止。寡言笑。年未及笄。莊謹如成人。若得爲黃門婦。他日必賴之光大。其家遂謀字介石公。比及于歸。事雙白之翁若姑。曲盡色養。飲食起居。須宜人乃安。介石公昆仲六人。祖遺不甚饒。析之爲六產。益薄。宜人勤約自持。每脫簪珥。躬蠶織。以佐介石公之拮据。經營力恢世業。介石公性坦率。遇外侮。能置勿較。輒弭怨隙。下至臧獲。有

不當意未嘗寬假。然不事訶責。皆宜人左右調護。與有力焉。先是舊址湫隘。與兩伯氏同居。繼新堂構。仍與叔氏並爨。盤飧餽遺。有無相共。先後四十年間。伯叔妯娌。始終內外無間言。族戚有窘乏孤苦者。必多方周濟。卽傾橐中裝贍之。勿靳。有兩兄早歿。子皆幼。見必涕泣。嗚咽撫而教之。不異已出。黃君自七歲就外傳。以及長而能文。好交游。凡師友酒脯之供。宜人願指取辦。罔有弗給。願自奉則食糲衣敝。泊如也。通釋氏書。擘畫家政之暇。常焚香持誦。不羨紛郁。及黃

君成進士。除比部。宜人誠曰。兒筮仕西曹。司天下刑獄。于公平反。門閭克大。能以寬恕居心。慈祥讞獄。我無憂矣。兒謹識之。黃君佩服慈訓。一如歐陽永叔承其母告。以治官書之言。于是聲赫西曹。行將列清華。首選而宜人。以中年勞勩。得痰症。日久漸劇。卒以是革。遂貽黃君。以罔極之深痛也。嗚呼。惜哉。然則宜人少以女德。見重于其姑。繼以婦道。克相其夫。以大厥黃氏之家聲。終以母道教子。有成爲名法曹。而周旋于妯娌族黨之間。情誼洽摯。以及下御臧獲輩。慈恕。

有體悉協古賢淑之內則是皆宜人之可誌而傳者也。宜人有子三。長卽自起。己丑進士。刑部員外郎。娶沈氏。二尹雲湖公孫女。繼周氏。封廣東嶺西道右叅議雲卿公女。次自泰縣學生。娶申氏。乙未進士。思夔公孫女。次自觀府學生。娶沈氏。文學仲葆公女。女一。適丙子舉人沈雲陽公孫洪祚縣學生。孫男三。長元瓚。自起子聘庚戌進士河南按察司副使仲庚吳公。子太學生封工部虞衡司主事載頴公孫女。次元璿。元瑜。自泰出。俱未聘。宜人生于萬曆甲午年二月十

人墓誌錄
三
一日卒于順治辛卯年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八
今擬卜葬于吳江縣震澤之新阡銘曰

笠澤之南佳氣鬱盤爰旌母賢奕奕彤編既昌其後
何必上壽既永其名歿也猶存

叙次質實不用不可識之字順理成文宜有金石
之壽○荆川先生于諸家墓志有變有貫知貫字

義方許讀此等文

陳百史先生評

誌女德字字確據無溢詞至總結處如層雲叠嶽

極文章之妙

孫北海先生評

敕封孺人侯氏墓誌銘

晉陵秦太史留僊於余有一日之雅氣誼篤甚將以
康熙四年乙巳嘉平月。葬其母侯孺人于唐山灣之
新阡。而以以新先生手疏行畧偕伊弟仲叔季三人
踵門來請銘。余讀先生之言曰。吾妻姓侯氏。侯之先
世多名德。又世顯貴。太僕卿少芝公諱先春爲孺人
王大父。戶部主事澹泉公諱鼎鉉爲孺人父。母安人
華氏。于萬曆丁巳二月二十五日生孺人。年十八來
歸。生四子。長松齡。以大宗出。繼先兄文林公。後次松

期松喬松如女四而殤者三以順治庚子八月內

單恩疏請移封本生母徽

俞旨封孺人嗟乎吾欲稍述孺人之生平悲不能自止
吾垂老矣而不能與孺人偕老四子皆成立矣女嫁
矣不能見其盡者成立見其嫁嗟乎吾至今而益悲
也孺人之未歸吾也祖母王太君親教之太君少而
守節教子及孫成進士兩受旌于朝通國稱侯節母
云于諸孫中絕愛孺人謂其類已及于歸後先君子
所捐館舍時吾方策策在疚便任家事內釁外患咨

至紛起。孺人柔婉性成一味以鎮靜佐我。且時時爲之解慰曰。是何足慮。在我所以自處何如耳。卒之潛消嘿奪。孺人之力居多。歲辛巳不戒于火。先君子極尚處堂中。火及于霤。先母號泣欲以身殉。孺人衝入烈燄中。率先童僕。手自扶掖。僅得免。比吾以掃先大夫墓在外。非孺人則禍有不忍言者。先母恒多病。孺人藥餌必親。飲食必親。靡有後時。先母性嚴重。意有不可。或竟日無笑語。孺人側行却立。若無所容。必待意解而後卽安。凡奉事先母者幾三十年。未嘗見其

過失孺人亡而先母日夜悲泣。迨屬纊之夕。猶呼孺人不置。嗟乎。此可以觀孺人也。已其事。吾甚敬。家無巨細。經理靡遺。然必向吾取進止。未嘗專決。客至命酒。必腆以旨。甚至躬親庖。漏必當吾意。乃喜。吾每多外侮。內父澹泉公實終身覆翼之。而孺人未嘗有幾微德色。凡若此者。皆人情所甚難。其于諸子。雖甚愛惜。有過必加訶責。松齡成進士。官翰林。手書戒之曰。勿以年少驕人。年少易爲人重。亦易爲人輕。汝思爲人所重者哉。又曰。勿念我。汝能勤職業。答。

君恩卽所以報我也。其明于大義如此。持身持家。一以勤儉爲法。躬親織紉。晚寢早作。閭闕之內。規程井井。二十餘年如一日。性樸素。首不飾珠璣。身不御紈縠。親戚族黨之困乏者。歲時必厚卹之。又設糜施。樸以濟貧。且死者。日若不足。孺人平生無大病。祇因秉家勞瘁。髮蚤白。歛滄滅。少復以齡兒在宦。卽恐不諳世故。常以爲憂。戊戌。松齡假歸。歡聚一年。自謂精神漸旺。不意庚子秋。松齡北上。不越一月。遂病。病遂不起。嗟乎。孺人有四子。松齡旣之官。松期復就試金陵。永

訣時僅兩幼子在側耳。嗟乎傷哉。吾垂老矣。四子皆成立矣。女嫁矣。而孰使吾無憂無病。以至于老。使四子一女。得以皆成立。得以嫁者乎。此吾之于孺人。至今而益不勝其悲也。余讀先生之言如此。不禁擊節歎曰。有是哉。孺人之內行純備。抑至此也。其著有女德也。則甚愛于其節母之王太君。以爲類已。其著有婦道也。則移其孝于王太君者。孝事姑嫜三十年。如一日。以致太孺人屬纊之夕。猶追思連呼不置。其著有妻道也。則相夫子秉家督。值內構外訁之際。一味

佐以和柔鎮靜而琴絲就緒家卒以寧其著有母道也則撫育四子一女皆克成立長子官翰林手書戒勉諄諄以讀書稱職報

君恩爲言教諸子亦必引繩切墨不稍寬假至其孝能格天不惜焦頭爛額手拊翁樞于烈燄之中俾祝融爲之退舍先靈得以晏然此尤其賢能之大較著者也若夫儉足以維風勤足以樹範禮母稍缺于親朋敬母稍戾于夫子惠必遍周于族黨施必首及于饑寒甚而掩骼埋胔澤逮枯骨在他人爲閭則之卓然

而驚爲罕見者于孺人直細行耳嗚呼賢哉秦孺人也明理達義沉幾遠識雖學士大夫有所弗如也余何能悉書書先生之言如左其亦可以傳之不朽也已爲之銘曰

女德婦道純備無二令妻母師今古誰比宜有壽也四十有四宜其福也綸綍初賜天可問耶似盈而忌不可問耶其後正熾蔚蔚高原坤儀佳地煌煌管形光昭賂記金石銷兮名永賁歲月遷兮人彌企

烈婦陳氏墓誌銘

康熙四年乙巳正月十有一日吳縣塘村圻者袁七妻陳氏以節烈死雷轟一郡諸人士爭爲詩文詞弔輓息齋老人聞而嗟歎不置爰詢其狀而爲之誌其墓曰余嘗職舊史氏惟史抉幽表微若僻隱寒賤窮簷匹婦其節烈幽光足以激揚風俗砥礪貞淫者尤宜亟書謹按烈婦姓陳吳縣穹窿山塘村里人生長農家稟倩姿性茹貧苦有富人以選造室請堅辭不允年十九歸村之圻者袁七不逮事舅姑每祭享必

竭誠盡孝。生一子甫匝歲。夫以傭作數出。陳攜子獨居。蕭然土室中。簾門不蔽。每出入。樵汲于山隈水畔。不苟言笑。比隣惡少周二。伺其出。輒調之。陳正色拒者屢矣。一日薄暮。叩陳門借名乞火。將犯焉。陳大聲詬呼。乃得脫。因趣夫歸。具告之。故曰。必徙居。乃可。否則惟有死而已。夫曰。我貧將安徙。汝曷以刀自衛也。婦唯唯。識之。未幾。袁又傭木瀆里。陳枕刀備焉。歲正月十一日。夜方闌。惡潛身啓鍵入。婦驚起。昏黑中。倉猝披衣。半臂未掩。卽揮刀斫之。中惡左手。傷皮肉二

有之傷惡右掌肘惡憤益

惡遂捉刀還砍陳胷脇

髮處遂氣絕復

山惡亟歸謀諸弟弟見其

血污滿衣倉皇

走至安山橋惡忽見紅霧四合

遂迷所之爲邏

斫得之理烈哉陳也古今來凡

爲人父者未有不

子爲孝子爲人君者未有不

願其臣爲忠臣爲人夫者未有不願其妻爲貞婦而

卒之父不能必得之于子君不能必得之於臣夫不

能必得之于妻比比是也不意一丐者竟得之於其

妻而臨難不苟免捐七尺如諾片言慨然以一刀還報夫命有如此其激昂奮迅義不返顧也嗚呼舉宇宙間禮義廉耻四大防炳炳烺烺于蓬華昏夜之中日月而鏗金石是真可以訓天下之爲人子爲人爲人妻者已其烏容使之湮滅不傳哉烈婦生于

十月一日卒于康熙四年正月十一日年二十

歲子爲其隣張氏所鞠蒙撫軍韓有雖

立碑旌獎余是以奮筆誌之而系以銘

鬚眉有農家女。小星堅辭。甘匹傭作。
有狂且。蕭門屢窺。徒居弗克。佩刀自維。
霜雪凜。持倉猝。發難白。刃星隨。雖中惡臂。
摧玉碎。碧血淋漓。山谷震動。神鬼號悲。
絕等夷。巍巍穹窿。方之爲卑。縱垂青史。
曷殫其詞。仰觀日月。芳名並之。

吳江沈烈女墓誌銘

烈女沈姓。松陵世族。裔祖諱法。號嗣源。父諱樞。號中垣。皆邑庠生。女生長德門。夙嫺閨訓。足不踰閭。鄰婦亦罕得見。乃鄰園有惡少。鄒文宰者。因伊父鄒濬。與沈平時識面。探知女有殊容。陡起淫心。于本年九月二十七日。昏黃時候。乘女父往鄉。母又寤產。宰色膽包天。遂踰牆潛入。直逼寢室。時女猶刺繡。熒熒一燈。忽聞門響。亟呼有賊。宰橫以手淹其口。女憤極。卽以架上繡刀。自刺喉幾斷矣。比家人驚起。逐賊。宰遑遽。

欲遁。爲沈僕湯信邀而擒之。亟卸衣帽。其立責狀求
釋而宰之。居停某于沈爲內戚。陽勸陰縱。宰遂遁去。
及家人還至內房看視。則女已血流遍體。仆地不起
矣。女家猶延醫療治。女誓死拒醫。至七日而絕。時十
月朔五日也。嗚呼。古來忠臣義士。炳耀史冊。千載而
下。猶令人歔憑弔。咨嗟慨慕之。不能已已者。惟是
臨難不苟。免毅然一死之爲難耳。此在鬢眉丈夫中。
百不得一。不意于閨淑得之。且以利刃截喉者。不一
次。有求速死不得之苦。有必欲死而後快之心。視彼

割髮毀容截鼻劈耳爲貞妻節婦女流中所豔稱不
可及者方諸于此。箴如矣。女死之時已屆冬令。先是
兩日大雷電。卽日又冰雹雜下。玉碎蘭摧。慘動天地。
有如是哉。烈哉女也。上足以光

聖朝之風化。下可以挽薄俗之淫靡。吾邑而有其人。其
事焉。洵足以傳也已。女生于順治七年庚寅九月初
九日。卒于康熙五年丙午十月初五日。年甫十七。許
聘顧氏未嫁。將塋于吳縣仙人山祖塋之側。尚未卜
期。同邑息齋老人向曾備員史職。于節烈之事。誼得

與聞因據見聞之最真者爲之誌其畧如左而系之以銘曰。

天鍾淑範。貞不可犯。何物狂且。敢闖其廬。白璧難玷。青鋒電閃。有死無二。綱常攸寄。上震天心。雷雹陰森。萬口歎嗟。遐邇若譁。天人協應。烈魄彌且。具區汪汪。芳名洋洋。彤管莫罄。日升月恒。

金文通集卷之十六終